

作者在线



作家简介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有长篇小说12部,中短篇小说200余篇。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韩、俄、英、德、意、法等国外文字发表和出版。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等。

如何潜水、抓鳄鱼和攀登雪峰

□邱华栋

写这本小说集之前,我常常把玩地球仪,把地球仪使劲一点,它就转动起来,我的手指又一戳,停。地球仪停下来了,我看看我指的是哪个地方。就这样,我点了九次,戳停了九个地方。我一看,这九个地方,在地球仪上显示的是太平洋、澳大利亚、中亚、古巴、巴西、俄罗斯、中非、法国、冰岛。

于是,我就想,我能写写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故事吗?这些地方,我大部分都去过。在这些地方,我碰见了一些有趣的外籍华人或中国人,他们早就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故事。我应该可以写来到这些地方的人的精彩故事。

现代世界交通工具的发达,几乎能够让一个人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大洋之上,冰原之上,沼泽之中,大河之里,江湖之内,雪峰之顶,人都能够抵达。只要是你想去,物质条件具备,各类交通工具就能帮助你到达那里。

于是,我先写了《唯有大海不悲伤》。写这篇小说有一些动因。近些年,我常常听到认识的朋友中间,有些人发生了不幸事件。每个人的生活中,总是有大大小小的缺损和缺失。比如,有一个朋友的独子,留学归来正待结婚,却因病忽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其悲伤。还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年仅十岁,不慎溺水身

亡。夫妻俩陷入了困顿和悲伤,婚姻关系也岌岌可危。常常是,突发的生活变故造成的痛苦在一个人、一个家庭难以承受和化解。那么,他们如何承担这悲伤,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呢?如何获得自我救赎,继续生活下去?

我常常站在这些朋友的角度,去想象他们面对的境遇,以及内心要承受的沉重。化解痛苦,这是任何豪言壮语无法起作用的,只能是一个个的个体生命,去承受生活的突如其来和生命的变故。

在《唯有大海不悲伤》中,小说的主人公遭遇了丧子之痛,最后他通过在太平洋的潜水运动,逐渐获得了救赎和活下去的力量。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有朋友问我,你啥时候学会了自由潜水啊?其实,我是不会自由潜水的,但我特别爱看关于海洋的纪录片,对海洋里的各种生物了解了很多,常常一边看,一边用文学语言描述我看到的片段。此外,《美国国家地理》和《中国国家地理》中也有很多关于海洋的文章,都成为我写作这篇小说的材料支撑。

我也常常想,作为一个小说家,必须对读者尊重、友好和负责。人家花自己宝贵的时间来阅读你写的一篇小说,你又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因此,我要在小说里增加一些材料,比如潜水和大海的方方面面的知识。这就使得小说本身带有着新颖感和

知识化的效果。于是小说也就变得有趣和好看起来。

而《鳄鱼猎人》的写作,这个创作的念头在很多年以前就萌发了。我曾经去过几次澳大利亚,也接触了一些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他们各有各的精彩故事。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和现实的处境,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前去淘金的近代华人,改革开放之后前往澳大利亚的20世纪80年代的华人,和21世纪去澳洲的华人的生存景象,就都不一样。一代代华人演绎出了各自精彩的故事,促使我写成了这篇抓鳄鱼的小说。抓捕一条鳄鱼,和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帮助澳大利亚警方抓获一个杀害了中国姑娘的罪犯,有着某种象征和同构的关系。小说中,两个夏天,同时进行两条时间线索的并置,取得了对照的效果。

小说《鹰的阴影》,则讲述了两个登山爱好者在中亚的雪峰上攀登的故事。我出生在天山脚下,小时候出了家门,往远处一望,就能看见海拔5445米高的天山主峰博格达峰那冰雪覆盖的巍峨的样子。

登山运动是一种极限运动。现在,顶级的登山家,要有14+7+2的履历才是最完美的。什么是14+7+2?那就是,登顶地球上十四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峰,然后,再登顶地球上七大洲的最高峰,最后是抵达南极和北极两个地球上的极点。这就是14+7+2的意思。我曾拜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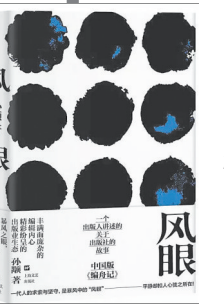
过诗人、登山家黄怒波先生。他是完成了7+2的少数登山家之一。在他的办公室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他历次登山过程中保留下的各种用具,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写这篇小说时,灵感、材料就这么来了,我曾经取得的知识点,见到的人和事,看到的新闻报道构成了我的小说壮丽、丰厚的架构和内容。

从十五六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我也写了三十年了。那么,继续写,我还能超越自己吗?我觉得还有可能。首先,在题材上我还能出新。其次,在表现手法上,我的技巧更加纯熟了。再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所以,写下来这组小说,我觉得我还能继续写下去,还能写得更好。

本来我打算写一组九篇,每篇在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构成一个系列,一起集结。但这三篇写出来后发现,每一篇都变成了三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于是我改变了想法,先将它分成三部中篇集出版。其他六篇小说,我会慢慢写出来。不知道我会写成啥样。小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完成是灵感和构思的一次次的裂变。它可能会变成与你最开始的设计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唯有大海不悲伤》邱华栋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后记,有删节。)



《风眼》

孙颢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出版

该书讲述了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在套经济丛书出版时经历的风波,作者孙颢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出版历程,作为曾经的业内人士,他有着对出版业风云变幻的体验与洞悉,以甘苦自知的体帖文字,心思细密地描摹了出版人的心境与生态。该书拓展了出版题材小说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呈现出丰满而庞杂的编辑内心、精彩纷呈的出版业生态,捕捉到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精神图景。



《诸神的世界》

何新 著

现代出版社

2019年5月出版

该书对《山海经》等古代典籍深入挖掘,利用语言学、动物学、考古学、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等多方面材料和证据,仔细爬梳,打通了中国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及神话人物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厘清了华夏诸神的起源及流变,并由此分析与解读上古先民神秘的精神世界和文明密码。



《谈话录》

王安忆 张新颖 著

译林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该书是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真诚对话,是一部个人写作史,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一次回顾。在书中,王安忆谈到自己如何感受写作的快乐,坦承文学道路上的几次重大转折,她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观,谈小说家如何打量日常生活,谈虚构与审美化的力量,谈创作者对时代的关切和疏离。她回忆与冰心、宗璞、汪曾祺等文学前辈的交往,谈及陈映真、史铁生、陈丹青等对自己的影响,畅谈与莫言、余华、阿城等当代作家的相知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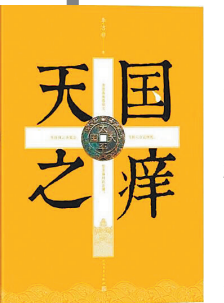
《草鞋湾》

曹文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该书是曹文轩新小说系列作品之一,以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神探沙丘克和儿子沙小丘一起破案的故事。在破案的过程中,人与人的各种情感联系渐渐显露出来,展现了人性中情与理的纠葛,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真挚和情感的张力。



《天国之门》

李洁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

该书将太平天国置于鸦片战争的背景之下,辨识其所预示的新与异,有力凸现了太平天国之于近代中国种种承前启后的历史意味。作者力避其中某些局限或偏颇,探析历史本来样貌,撷集上谕、奏折、情报、个人回忆录、亲历见闻等,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太平天国的兴衰,进而深入发掘历史流变和时代走向。

一枝一叶总关情

读《拔蒲歌》

□李宇

沈书枝在最新散文集《拔蒲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中称,这是一本还顾旧乡之书。她延续了一以贯之对于乡村的关注,在脉络上更加完整与翔实,既有对儿时游戏、饮食、事物的关注,也有对未来生活的畅想与勾勒,具有更为深沉与厚重的质地。

全书以《儿童的游戏》开篇,作者用饱含温情的笔触描写了踢毽子、跳皮筋、抓石子、打弹珠、撞大龙等儿时的游戏。透过灵动的文字,读者仿佛

回到了那片悠闲的乐土,找寻失落已久的童趣与童真,温暖而快乐。之后,作者用《红药无人摘》《瓜茄次第陈》与《君同拔蒲》三辑串联起人与事物之间的记忆。阅读时,不免被作者丰沛的情感所打动,诸多细微而平常的事物在她的笔下散发出别样的光芒。她描写了许多盛开在乡间的花,栀子花、牵牛花、蜀葵、芍药等。在乡下,日子过得讲究的人家会在院子里种上月月红。夏天的早上,路人透过矮矮的围墙一眼便能望见开得正艳的红花,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片红的点缀下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但又

似乎一切都相同。《门前的花》。夏日天气炎热,黄瓜、菜瓜、甜瓜便成为乡下大人孩子消暑的零食,但唯有苦瓜是作为孩子始终提不起兴趣的。但那时候我想象不到,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可以欣赏苦瓜之味的大人。《夏日食瓜》。她写北京的生活,楼梯口前的空地上,有一棵大山桃树。三月,阳光明媚,山桃盛开,花下被人丢弃的旧沙发下坐了一排无事可做的老人。从楼梯窗户望下去,桃白的花下映着白头的人,在人心上击出微微的震颤。《安家记》。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勾勒

出作者的成长轨迹:成长于皖南乡间,求学南京,最终定居北京。正如她在书中所说:我们逐渐离开村子的路途,虽是沿着相异的岔岔,结果却大致相似或相同。曾经在黄昏的场基上一同玩过的小孩子,极少的几个上了大学离开,而大多数在初中毕业后,已跟在父母和同乡后面在城市打工。更多的人努力留在城市,假如不能,那也应当是县城。买了房子,从此以后就留在那里,从前的屋子锁起来,空空荡荡,以飞快的速度破旧下去。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了一个群体的缩影。

随着岁月的变迁,曾经的小伙伴都自觉不自觉地朝着城市走去,而身后的故乡也正迅速地衰败。

在这个日常生活机械化的时代里,作者一如既往地保留着对季节迁流、时序转换的敏感,以及对真实生活的质地、温度、触感的领会。她要在北方试着过一点南方的生活。这里的南方,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不如说是一种象征:努力撑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来对抗外面那个粗硬庞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她所描述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缩影。

充满哲思与诗意的童话

读《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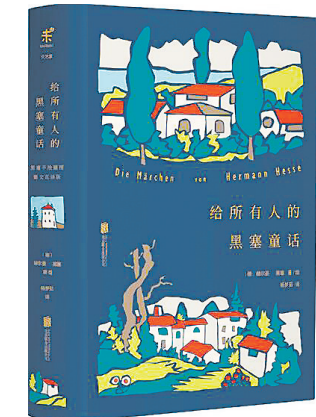
□胡艳丽

赫尔曼·黑塞这位孤独、漂泊、隐逸的诗人,写下的所有童话都如同梦的呓语,亦真亦幻。在《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北京联合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一书中,他时而带领读者展开孤独的旅程,探索关于生命的奥义,时而带领读者纵横千年,品味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那里深藏着城市及人类的命运箴言。黑塞的童话并非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也不全然以人或动物作为主角,年迈的高山、固执的藤椅、骄傲的少年、丑陋的矮人,所有的生命,全都在一场无法摆脱的困难中寻找各自的结局。书中收录了黑塞的20篇童话作品,从儿时写下的第一篇童话《两兄弟》到献给爱妻的《鸢尾花》,再到源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黑塞在他的故事中注入了对人生目的的思考,对战争的批判,以及永恒不变的对自我的探索。

读黑塞的童话,令人不得不联想到黑塞传奇的一生。他出生于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旁观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复兴。他曾因反战,而成为德国的背叛者,招致媒体和出版行业的围攻声讨,作品难以在德国出版。他有国难回,后入瑞士籍,过着长达12年的隐居生活,精神也曾因遭受接二连三打击而崩溃,在抑郁的痛苦中艰难寻求新生。

如果仔细研读他的生平,我们就会理解《来自另一颗星球的奇怪信息》中所描述的战后尸横遍野的外星景象,就会明了黑塞对和平与爱的期冀,也会知晓为什么书中有那么多孤独的求索旅程。所有的童话都是黑塞一生经历的投影。这些童话就像一面镜子,既映射出那个以战争为幕布的年代,也在苦难之上书写着人心向善的主题,一个未曾凋谢的关于爱与心灵求索的主题。

那篇名为《城市》的故事,如同古老的寓言,预测着一个大国从无



到有,从蛮荒到繁荣,再到衰落,以及退回蛮荒的过程。事隔百年,他的童话已然成了现实的预言。而在《难走的路》中,那位向导正是另一位精神黑塞,而我则是肉身黑塞,人生的路是如此难走,回头是荒原,向前是坎坷,但既已出发,就再无退路,只能向前,再向前,寻求广阔自

由的精神天宇。智者成于苦难,黑塞看穿世事洞悉未来的远见,源自他充满坎坷与波折的一生。他笔下梦境与幻想、沉思与激情交织在一起的童话,则源于他在暗夜中慢慢熬制的精神解药。

在《皮克托的变化》一文中,皮克托在天堂中看到了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既是太阳也是月亮的树,他看到可以随心而变的生灵,它一会儿是鸟,一会儿是花儿,一会儿是蝴蝶,它的生命恣意多彩。当皮克托受到一条蛇的蛊惑,匆忙许下化身树木的心愿时,他遗忘了生命完美的奥秘,从此只能体味一棵树的孤独,感受时光的变迁和自己思想的流逝、生命的老去。一个人并不能成为生命的全部,再隐逸的智者也需要生命的伴侣与精神的伴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自己会成为一个世界。就在皮克托的生命行将枯萎之时,一个美丽的女子走进了他的世界,化身为树的另一半,于是一

个完美的传奇产生了。皮克托与女子成了一个整体,从那一刻起,他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变化的魔幻大河持续流过他的血液,他永远有一个部分属于每个小时重新建立的杰作。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童话,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故事,也没有人不渴望这样纯美的精神契合。

在这个故事中,黑塞的靈魂之树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既是太阳也是月亮,他可以坚毅如山,对抗整个世界,也可以柔情似水,爱每一个值得爱的人。黑塞,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既可以承载全世界的苦难,也可以忍受一个人的孤独,可以经历外在世界的崩塌沉沦,也可以经历内心世界的百转千回。不论怎样,生而为人,只要心中有爱有坚守,再苦再难的旅程终有救赎,心灵总会抵达自由。当黑塞从抑郁泥沼中奋力起身之后,他终于乘坐童话、诗歌、小说的扁舟,穿越了人生的苦难,抵达生命的宁谧。

在歌声中追寻生命的初心

读袁农《低头种地 抬头唱歌》

□刘敬

或是人到中年,恋旧念昔之情日浓,且骨子里又流淌着乡村血液之故,近岁读书,多为乡土、故园等题材的作品。而袁农的《低头种地 抬头唱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宛如一支火炬,在一瞬间点亮了我因琐屑烦忧而略显暗淡的目光。书封上,月半弯,星数点,牛铃声声。头戴草帽、口叼香烟的农夫矗立田野,极目远眺,仿佛在寻找理想中的生活,又像在欣赏大自然之伟力。

作者袁农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位音乐人。他出生在广西南丹县黔桂交界处的壮乡,学校毕业后,在南方的城市学习绘画及从事设计工作。2006年在广州组建瓦依那乐队,一直以平面设计工作为主业,业余时间参加一些音乐活动。2012年后,不时回家修整房子及栽

种水稻,并开始整理音乐作品。在成长的路上,踉跄、窘迫、迷惘,都是人生的常态。然而,行行重行行,山高水长间,没有哪一步是白走的,从乡野到城市,再从城市返故里,这并非只是空间意义上的简单回归,那些悄然逝去的时间,已在不知不觉中,被袁农赋予了深远的意义。他于2015年整理制作完成十年的日记式音乐、绘画、诗歌作品集《那歌三部曲》,与乐队朋友及村民等一起录制完成其中的音乐部分,自行绘画插图,设计唱片装帧。2015年3月一并由马刀唱片出版发行。

《低头种地 抬头唱歌》一书,不仅收录了袁农的原创歌词、绘画作品,还通过访谈的模式,向读者坦露了自己不断告别、摸索、寻梦、成长,直至辗转回归的心路历程。在第一辑《那诗》中,收录了袁农创作的一万余字的叙事体长诗《布洛陀创世史诗》。这是他在研读了大量壮族

古诗、山歌、传说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创世诗歌、民间故事,以及印第安、非洲部落的诗歌、预言等基础上,通过丰富而奇异的想象,采用比喻、夸张、反复、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独辟蹊径,潜心创作而成的。该诗不仅淋漓尽致地叙写了壮族先民对世界、对自然的曲折探知及其与险恶环境的斗争历史,而且以人性的变化为主线,铺展开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图景,凝聚了壮族先民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积累传递下来的智慧和经验,为保留和传承壮族文化作出了贡献。

书的第二辑,选录的是《那歌三部曲》,以袁农原创的原生态歌曲的歌词为主要内容,辅以其的绘画作品,并以二维码链接的形式,嵌入了相应的歌曲。手机一扫,音乐即起。仅就歌词而言,形式多样,长短不拘,像《三月三》《西部老爸》《七月的太阳》等,皆自然而纯粹,质朴而

干净,文字的流水源于心田,平白如话,自在随性,如叮咚之泉,似欢歌之溪。作者以真挚的情怀、舒缓的笔调抒发了对自然、对生命、对艺术的思索、感悟与赞赏。如《望月月沉落》《望鸟鸟飞》《月落星子在》《鸟笼空着》《鸟飞笼空着》《寥寥四句,虽浅白如自语,却向读者传达了一种幽微婉曲的心境》。夜深月落,鸟飞笼空,只有点点星辰在迢迢的夜空寂寞地闪烁,那光芒,遥远、昏暗、忧伤,似一个虚无的梦。是在追悔自己曾经对故园的逃离,还是在思念恰如青草生,蓦然想起了壮乡的山林、涧溪与五色糯米饭。再举一个短歌例子,碧着鸟不会忘记/油菜花不会忘记/青蛙也不会忘记/穿过那层层的乌云/上面依然是飘云的天空(《飘云天空》)。前三句以拟人的手法,排比的句式,突出强调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花儿,还有作为壮族图腾的蛙,大家都不会忘记,那

是什么呢?悬念巧设后,答案自然揭晓。穿过那层层的乌云,上面依然是飘云的天空,浓郁的哲理意味,引人深思细品,让人感触良多。

此外,书中那些原生的、乡土的、赤诚的、清澈的歌谣,传达的是对自然万物的欣赏,对生活方式的探寻,对乡村发展的忧虑与反思,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正如袁农所说:我创作音乐是我对生活理想的追问或音乐乐趣的探索。所以,对于我来说,核心是寻找自己想要的生存方式或理想的生活。找到生命存在最初的心。《没有名字的河》《唱支山歌等你来》《妈妈的蓝蓝布鲁斯》。在他的歌里,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在他的歌里,野花随处开放,虫鸟自在鸣唱;在他的歌里,阿公的故事是那样神奇,阿妈的民谣美如天籁;在他的歌里,泥巴味儿掩不住纯净高雅,粗犷野性中更见诗意曼妙。